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韓 昌 黎 集

(五)

韓 愈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韓昌黎集

(五)

韓愈著

國學基本叢書

韓昌黎集

卷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事即此書致謝之意。元孟東野墓誌云：與元尹以幣如孟氏。且來歲。元尹以幣如孟氏。且來歲。元尹以幣如孟氏。且來歲。

再奉示闈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

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鄭二弟。

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

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

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

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證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積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闕一作匱。或無闕字。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

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尚守巢窟。或作窟。巢。又作巢穴。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統蜀本作難。語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

法度。頽頽作氣勢。頽音頽。頽。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

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

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作六。陳師鞠旅。詩鈺。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隄。從計切。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

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羆。獸名。說文。羆。獍。似狸者。樁俱切。畏懦躡足。足。迫也。上子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閉。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

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覆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可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從閣本○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肇已附狀已下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譏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閒或作閑○今按此謂求楊書記因田之閒為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比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或無伏字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詐當有子字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

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

待不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宜

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

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

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

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紳十人於陸修李紳在焉紳味其平昔之薦而効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蹙紳以附逢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

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官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尙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知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聞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曰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有夫字○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

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

送陸欽州詩序

陸修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

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咸而屬下句方從闕本作咸而屬上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從闕本云杭本說咸作咸然尙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為今本易為作謂說轉甚也

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方從闕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實歌是也

有隔句用韻及兮。而今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橋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寶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今定從諸本。以騷經及賈誼爲合。而首句則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從之本。失之也。今定從諸本。以騷經及賈誼用屈首章爲例。若欲以橋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作爲一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斂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脉。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

辭或作說。下或

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宥到。宥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從閣本刪去。○今按有此一。文意乃足。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閣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此四句當爲一列。其第二第四句古本偶皆脫一字。而方必從之。遂使

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爲必如是。然後爲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從閣本以亂爲

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爲辭。又因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爲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從閣本無此二字。皆非是。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

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憫。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

不憫。或作不釋。釋猶開釋也。○按嘉

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
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

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注仲與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爲屬邑是時頓斂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

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
諸本

字方從開杭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

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以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

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

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繇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刺史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今之言者其有不信

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

之信或作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寶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

海敵其陽敵一作敵氣上丞也方從闕苑作敵云敵橫也謂距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

殊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

殊著自古昔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閩蜀皆古或作在非是

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或作疾灑海之饒固加於

初或云灑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灑南山又是以人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諸本無復出之字方

如灑河十郡只用灑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從闕苑得之若或作

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

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

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

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能合文辭以寵榮之

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節。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

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

發未聞。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無

字。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罍序行。一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

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有儒一生。儒一

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作而。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語。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史

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有所字。武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映。暉。照。照。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或照耶。諱

本或作齊暉。或作齊暉。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暉。十一年。照。元和二年。暉。登進士第。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人二字。而有也。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字之字。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

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可得明而去也。闕杭蜀苑無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那奚請老，舉讎舉子事。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

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

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是或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

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

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闕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爲之作嚮道者，謂指

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爲導者，音義皆

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

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

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

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闕本無，○今按

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

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

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

我未也，則此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遣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步。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

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

从石名聲昭于豷，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

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峻滿前，峻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而不頰。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苑粹樊石本作之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從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

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上

思切下。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又音如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汗穢今用石本七

法。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今從石闕如此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闕本沿作湘方從蜀本云洪

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恆卦卜象

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

今按方以古韻為據。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從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

筆解。蓋未必轉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

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歸只為從湘字耳。政使實盤之阻。誰爭子

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從湘。為正。盤之阻。誰爭子

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藪。後作曉。時作皆。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映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

從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

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大小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且。

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一無抑字。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將字。遠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卷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爲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士諸本作古所云語，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爲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動而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鄆州之意同鄆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頓又皆言民窮歛急意必有所屬也頓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文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

爲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

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

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

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

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隴蒲洛羣吏以闕苑本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

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

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

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與處上或

是禮擅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儒名或作名儒非是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

則非校其行而是之名或作其名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

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為字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謨其所志謂或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請或得所得敍詩累百餘篇所下或非至篤好其何

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

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事

或作禮樂心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

行所以上或有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作江河或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二字○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穀

親親而尊尊切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或作過或作過於正或作大乎或施之於天下

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爲下或有之字夫鳥俛而啄

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作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

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

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不爲上或無而字爲下或有之字悅或作惑弱或作溺告人或作告之

余旣重柳請非是或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嘗或作常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有爲字

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或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一日留

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也。而鎮或無而有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本或無於是知以下十七字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幕以造謀。○今按此數本互有得失而方尤疎略。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文相應。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作人。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動或作勸不能五字。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

送何堅序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爲近。於或作與。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列侯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晉以韓爲何遂爲何氏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公時爲四門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生與博士或作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不上或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以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爲湖南觀察使或無湖南又字。楊作陽皆非是。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非是吾聞烏有鳳者，恆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是烏實集而鳴焉。

川下或有守字是。若史可信。史或作是鳳鳥也。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已字。

送廖道士序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岳南南方之山。巍然而大者以百數。或無高字。獨衡為宗。衡下或最遠而獨為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其最高而橫絕南北

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測。或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

或有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選虬龍騰驥以蜿蟺。蜿蟺也。蟺。蚯蚓也。扶輿。相

為一注。磅礴。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音旁。磅。音薄。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

而鬱積。無而字。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

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

者邪。迷下或有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進

吾少時讀醉鄉記。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私怪隱居者。

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猶

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或或作不。或無發字。若顏氏子操瓢與箠。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箠食。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

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有事字。吾又

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疑衍。為字。建中初。天子嗣位。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

臣爭言事。廷上或。有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或無。又字。思識其子

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

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於是。

送孟秀才序 或注瑄字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瑄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吾道於衡

潭以之荆此永貞元年十月作。瑄古滿切。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郴。年甚少。禮甚度。一作。脩。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

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或作也。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

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彊而授之。以就其志。彊而或作。彊有非是。况其請之煩邪。

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

雖不吾惡。吾將彊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續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非以或荀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頤然其長。音頤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

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

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爲則何信之有。諸本何下有字。○舊讀此序。嘗怪則何不信之有。以下文意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

後見謝氏手校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未有題字云。用陳無已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字。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爲礙。去之而後一篇之血脈始復通貫。因得釋去舊疑。嘗謂此

於韓集最爲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爲多。而亦獨遺此字。豈亦不嘗見其真本耶。嘗以告之。又不見信。故今特刪不字。而復詳著其說云。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而陳亦

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

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字。今從閣本。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王頃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或無爲字。大而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方从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爲引。蓋草書

其誤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故下或荀卿之書。

無下或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

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之序與此不同○駢音寒瞿音渠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師字非是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作余太原王塤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

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

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

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荆潭唱和詩序此謂裴均楊憑唐藝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諸本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即荆南潭即

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或作者之

是語非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

貴人氣滿志得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或無僕射裴三字統郡

惟九荆南管夔忠萬澧期涪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

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

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或作神鬼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

之。屬音蜀吏。苟在編者，咸可觀也。或在非是。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册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均。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相國李藩也。公因益來東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言。率先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公猶在江陵。安得有借朝道語。愈嘗與偕朝。元年六月。公始自江

語幽州司徒公之賢。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

之使里至。每進益恭。或作狹。累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右

為句。謝本又校作在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

也。在為衍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握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雜

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鞞服。鞞一作鞞。或作在。關。杭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

右。佩用者也。○鞞。許戈切。鞞。服也。○今按。鞞服。皆弓室也。然詩云。鞞其弓。又曰。交鞞二弓。則鞞

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鞞服。謂納弓於服耳。况。矢插房。左傳。抽矢納。俯立迎道。左。道。方。從。閤。杭本。某禮

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存。及。館

又如是。一句。方。從。閤。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上

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為。是。上

堂。即客階。坐必東。向。○今按。覆。出。二。字。古。本。雖。有。然。不。知。是。何。文。理。不。足。為。正。也。愈。曰。國。家。失。太。平。於

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

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

而上無平字，即又不成文。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其為人佐甚忠，佐謂為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卷二十一

序

送區册序

洪謂區册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

江上或有水有，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本作叢。

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畫地為字。

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土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

或無矣，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

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見莊子，餘無鬼，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入吾室，聞詩書

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或欣然下。或有以字於。或作乎。問。或作聞。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爲一例。故諸本皆定。從本歲之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拜或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此本。

送張道士序

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途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方下或有諸侯字。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白或作自。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錘。爲國答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

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从闕。杭作期。非是。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

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或作漪。○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漪字雖可通用。然本不從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漪。大學作兮。莊子猶爲人漪。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漣漪淪漪。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既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當作南。則此却當改爲漪矣。既非公家用。且

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贊高寧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雷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扁鵲治

病扁鵲即秦越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奔孟子奔秋通國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倫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徒業者徒或作非皆不造其堂不啻其馘者也○啻音劑往時張旭善草書州吳

郡人時或作者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

善或作喜非是文苑作喜為草書怒為草書不平監本作平生皆非是或無焉字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猶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歐謝本作膠莫侯切猶綢繆也莊子內籜者不可膠而提義蓋同此○今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下方非是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敗或作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聘

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从閣本作喜。○今按善幻。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衣繫禱。羸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踏其見處。勝裝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爲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使。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

一作殷員外使回鶻字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佑不爲屈。處費其僞。佑曰。可汗唐壻。欲坐風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僞也。處憚其言不致逼。還虞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爲正。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字非是。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字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舉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字非是。由是殷侯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杭本無命。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殷大夫。殷侯。今人適數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作襖。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

爲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暫反。省息井切。朱新仲云。唐以待中兩令

書。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爲長。三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

刺音慮。達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爲義。顧婢子語。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一有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

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蓋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漢書作疏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謂供具張

設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二疏本傳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

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

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一日以年滿七十或無一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闕杭本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予忝在公卿後遇病

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

否以與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無之字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

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

也鄉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

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

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匱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四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

男爲軍司馬。州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爲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觀字。

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从閣。杭蜀苑作聲云。晉范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爲尚。公進平淮西表曰。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諧和即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却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

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礎之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爲祕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

公以詩及序送之。

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董晉鎮宣武。

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父。日爲酒殺

羊。享賓客。李生則尙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

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日或作由。仁鈞以讒流愛州。其後

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收皆非是。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

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司錄參軍。君下有或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外下或無則字。離十三年。時元年。自貞元已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於今為先輩成德。成或作盛。李生温然為君子。李上有或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

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

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文苑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考之。却當祿不足以養。下或有字。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

考之。却當祿不足以養。下或有字。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

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或作序之。

送石處士序。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洪字潛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子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

稱道耳。洪之河陽幕府。於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應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裔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月間也。求士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邱瀟穀之間。嵩邱山名。瀟穀水名。皆在洛陽

是也。後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

改名。潤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

事辭或作事免。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不上或有則字。

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而東注五字。熱或作夷。卜或

兆。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十為國。不私於家。或作家。方

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七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

耕收。收蜀本。作牧。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闕。本。作。師。○今按當從諸。本。作。歸。而。讓。作。饋。謂。漕。運。也。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闕。本。作。

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讓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慮而

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闕。本。作。其。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字。事。或

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字。或只有別字。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

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真。闕。作。其。非。是。方。从。闕。本。無。為。先。生。別。以下十二字。○今按此闕。本。

由有二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使下句全無文理。方从之誤矣。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

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

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詔或作諄。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闕。本。作。固。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有祗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

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退或作遺。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韓昌黎集 五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温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造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為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有於字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有字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

矣苟無下或有留其二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特或作懷洛之北涯曰石生

石洪其南涯曰温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大夫為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

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處或作咨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虛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朝字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閣杭蜀本無內

外求無理愈糜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閣杭

皆非是生既至或無至字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其或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

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尚書序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

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

府大府始至闕本無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郊上或有子字○帕及既至大府帥先

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屏必鄂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一下或更乃敢改服以賓主見

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輒與帆同

輒或作飄○踔音遼又勅教切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搪呼號以相和

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或作把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也○羅音維芟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

竇之州或作洲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耽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林邑國扶南國真臘國皆

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萬七百里○耽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

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

十一月七月。權為又帥滄景德棣。十三年四月。權為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

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十三年四月。權為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

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工部侍郎尚書。元

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

氏。襄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度奢侈。復與此異。何邪。○今按通鑑。權家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

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或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羅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謦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謦也。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

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

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為下或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運

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私其下或有字，其或作有，皆非是。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出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傲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从開杭本定。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澗，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譴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

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舉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卷彩薄之句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士下或無曰字常

以寵丞相為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其他學士皆達官

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士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

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作授人皆曰是宰相子

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或有愈為博士也

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

年鄭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

進士，投文於公，卿聞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或無後字○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或無耳字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有求

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舉親東都時餘慶為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

從事。司下或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郊，鄆之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

且屬愈為序。

詩洛字。詩下或有曰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作政。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或作和。鳥暝正交加。楊

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親交或作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異等。憲宗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章貫之。

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孟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巖。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場。十二上上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州。

章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章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章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闕。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偶之。非是不利。不下或有得字。若不可生

者。豈章侯謂哉。謂哉。上或字。章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子下或無之字。皆非是。又妙能為辭

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露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

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章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方字。上巖石追逐雲

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作詠歌。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說文。臆。名。

漢中有胸臆縣。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為名。胸。从肉。旬聲。考其義。當作潤。蠶。唐韻音蠶。閩。劉禹錫音屈忍。漢書胸音勛。通典曰。開州。漢之胸臆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雙謂考下文只

六人。一曰和者十人。而及此年章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杭本作時。時集闕下者六人耳。及此年章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謂此時之年也。章以元和十一年刺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本作明年。由時字訛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從諸本作。及此年則無可疑矣。諸本禁中下有名處厚字。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睡書。洪範于大液亭。長慶二年。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積為通州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史。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中為忠州刺。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警為溫司馬。澤之云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黔府嚴中丞為秘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警為溫司馬。為起居舍人。溫造時為武陵司馬。今諸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稱許使君。方以閣杭本井上文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側書稱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考嚴謂嚴警時為秘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造自朗州召還。今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章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

閣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杭蜀本為正。○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洪

興祖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僕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與諸子嘲戲見辭。慳義卓。關止於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是

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鎖煎爛。樊宗師語。澀則曰辭慳。義卓。關止於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是

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鳥范陽人。彌明。衡山人。鳥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聯句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

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己以成人之善。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止。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

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

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

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推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推結。讀為髻。其形如髻。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從蔡張本

刪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能詩二字。非是

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上年上有其字無矣字。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字。張本無說

作能拘囚張作罔兩不上方。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

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道士啞然笑曰。啞烏格切。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

肩倚北牆坐。袖梳蜀本作抽倚或作旁或無坐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解或作能後同子為上或。因高吟曰。龍

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非。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二子張。欲以多窮

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或無思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欲字。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

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云云。其不用意

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侯字。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

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

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在不能續之下。更有二子二字。此從張本。方從杭蜀本。文粹無益。思至譏諷。二十四字及思竭不能續五字。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

以盡為蓋。而一本併無益蓋三字。○今按方本簡牘。諸本重複。然簡牘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劉喜。劉既。書

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思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諷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思之下。此皆未敢

自以為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道士奮曰。奮下或有髻字。或有目字。或不然。章不可以不作。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道士奮曰。有然字。○今按恐或有髻字。不然。章不可以不

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吾。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

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

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子字。作下。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

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皆無不敢

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

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

不敢喘。喘上張本。斯須。曙。鼓動。琴瑟。音。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乃覺日已上。驚。願。覓。道士不見。上張

出。方無。即問童奴。童奴曰。童張本作童。奴。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

也。張無到門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

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此題或無

巧匠斲山骨，列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明外苞乾蘚文，中有

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方從杭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閒，妄使水火爭。明大

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

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明睨睨無刃迹，莊子睨然有繆繳

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上為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地，徐也無計離餅罍。明陋質荷樹酌

狹中愧提擎。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明徒示堅重性，示或不過升合盛

師○過或作合，或作盛，或作成。傍似廢穀仰，傍或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明以茲翻溢愆，以茲或

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諸

此下無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鏗丘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除庚曰

揆也。淮南子子路撻溺而受牛，謝磨龔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附也。願君莫嘲諷，此物方施行。四韻並編明

法。捲舉也。平上聲。通洪本一作振。磨龔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附也。願君莫嘲諷，此物方施行。四韻並編明

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節強稱所譏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据也

卷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荅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晁太史無咎嘗取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纒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如京洪慶善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

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

如京也方從閣杭蜀本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

故云東如京也○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京及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為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

為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書只以其所引田橫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

言東如京乎况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感橫

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

義高能得士

下或有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

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燕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方作來。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鏗。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天或作大。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闕無其。字非是。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闕杭作。皆非是。踈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

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衰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

非是。衰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衰親與之爲客主之禮。

往字。呂汲公本如此。方從閣。杭苑粹辭。進下卽屬鄉縣。至者衰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

輿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蔽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

縣鄉則尙有可取云。觀游宴饗。必召與之。宴或作讌。與讀爲預。或作預。或時未幾。皆化翁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衰

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衰至。爲設學校。使爲文章。親加講導。與詹于時。獨秀出。衰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爲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衰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之人。舉進士。蘇詹始。銘敘。則謂國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鄴公。錡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

及爲記。中有辭云。綬胡之總。化爲青矜。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建中

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閒詹之稱於江南也久下或有矣字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

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

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雖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

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

巖然音巖其燕私善譴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

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爲徐州節度推官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

或無監字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

之養或以或以來京師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雖其父母之心亦

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

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

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

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

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

作高。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推

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有之字。哀生之不得位

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伉字。下君字一作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

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

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有之志字。雖然，下或有荷愛吾文必求其義，入

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

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即不成文理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十一字。

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

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或有邪字。居或作爲。胡喜厚其

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蒼字，或無字。抑蒼茫無端，而豎寓其閒邪？寓下或有字。死者無

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或無自字。而有之字。濯濯其英。睍睍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吐光。用古韻也。烏虜遠矣。何日而忘。烏虜或作鳴呼。

祭穆員外文爲崔侍御作。晁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愬。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豈穆員邪。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爲從事。皆與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爲文。崔侍御名愬。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眷或作曉。

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峻或作俊。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可。而或作可。而於

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爲東都留守。亞辟員爲從事。檢校員外郎。愬時亦爲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際。

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

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

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福。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

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何或皆作可。皆非是。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閔其私。閔或作憫。或作關。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旣釋

于囚。令狐運爲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爲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敗。近郊亞意其爲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

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

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失

作
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叉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賀。投叉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閒錄云。

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

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

之足究。何或作曷。當貞元之癸未。或作酉。○今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令時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頽而位仆。歷

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於或作於。言莫交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遐或作荒。徒或作圖。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疾。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苞黃甘

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賀。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庚卿正著書。投叉魚之短韻。即公又魚十八韻。招張功曹。媿縉瑕而舉秀。埃新命於

衡陽。費薪芻於館候。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徒棧江陵。待命於郴州云。空大亭以見處。憇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以清酎。以一作於。航北湖之空明。覲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啾或作湫。選閑居賦。管啾啾而並奏。得恩

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或作窮。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轂。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前漢宿留海上。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

示茲誠之不謬。授或作授。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捧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

年。

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或。一作而。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作銘。此从闇本字。尚遲疑。見禮弓。鄭注云。神明之旌。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樞。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撓。或作饒。或作。從手。皆非。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陵一作。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觀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 公遠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本作議。太學助

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是。本一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

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來

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庚承宣邢册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是。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

制。詰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庚承宣。鳴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册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

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

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與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

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執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作嗣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誅，尙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爲令。明年順宗卽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歟。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

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或作時，選潘岳關中

也。亦作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翹而狂。音翹。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

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

雪虐，杭本作嘯虎，以顛於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風鸞謂虎食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虜，訛自此也。鬣或作號。○今按杭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兇言之。八字相偶，當爲雪虐明甚。我泗君眺

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觚頂交跣。項非是。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呼回中作霹靂，追程盲

進，飄船箭激。飄或作帆，或作飄。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之。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

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邊變寒暑，邊或作復，或作徧。枕

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驟音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

其徵。寅或作賁。○今按寅爲辰名，賁乃寅或作賁。當改作寅，說見下條。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憑，蜀本作首，李本校作

葛魯卿云驪不駿虎取之則亨矣不待禱而有憑也○今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月常有徵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

君峽州下借椽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還無捨楚詞云重華不可遷注逢也○還香故切衡陽放酒

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蝟毛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罰籌長樹蠹是也○今按令章謂酒令遠令則以籌記其罰也委舟湘流往

觀南嶽雲壁潭潭雲或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有鹿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釣登大鮎

怒頰豕狗狗或作豕豕聲○狗許角切鬪盤炙酒羣奴餘豚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前漢尻益高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

予徵博士君以使已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和二年

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

關死休生潤死休或作是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或作奮許方作許奪○今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

事也方本無權臣不愛南昌是幹今按墓志張自刑部出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音老用遷澧浦為人受瘡

義或本亦非署自度州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滕州徵錢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

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瘳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

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執勸為善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余辱司馬

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殯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

望君或作定居或作是有限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爰及祖考紀德事功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

出著字又似可疑姑從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嗟衷嗚呼

哀哉尙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某等或作某乙等胄于茂族配此

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

式陳牢醴尙饗。

祭薛中丞文一本同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劾浮屠鑿虛罪抵死表李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

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

臺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愆之

悲具僚興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尙

饗。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晁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

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

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僂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檐諸本多作齋。舊本多作檐。公秋懷詩用齋字。按後漢明帝紀。揚雄傳。皆只作齋。貨殖傳。千僮。顏曰。僮人僮之也。一僮兩嬰。丁濫切。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晁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稍弊。猶一作損。○音所猶。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倉胡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尚服脩。注云。捶脯也。服。或作時。○今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服。丁反。曰。稻既稔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穫。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下一有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割劓雲

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割。忽夢切。翻方支切。又音屬。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
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尙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聞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
賁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閱人之不
辜。若饗若答。饗或作響。或作響。蕪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
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鑿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
內。山川之神。克麻于人。麻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
衍。是神之麻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尙饗。鑿之。或作鑿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
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
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尙饗。

卷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晁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無字天降之罰以

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有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蓋因上句而誤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或無躬身公用此也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

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

蒙恩閱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

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尙饗

祭柳子厚文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為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傾

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維年月日文苑作維某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柳下或有君字嗟嗟

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效切下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

既覺同

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謂非是懷尊青黃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脫羸羸

音繁玉佩瓊瑀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奏非是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

旁觀或作觀縮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

天飛或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亡也則或作有今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

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寧或作子念子永歸無復來期

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尙饗

祭湘君夫人文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

官張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从石本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

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从石本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以殞其命或無此字舟次祠下是用有

禱於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潮卽袁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

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爲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卅或作三常有夢寐非以日言之也○今按

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歲之吉卜耳此卅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夙夜忱惕敢忘神之庇忱或作伏伏以祠宇毀頓一作

遷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或作暗昧不佳或作昧暗不調今从石本圭與同音集韻韻深也明也通作圭詩吉蠲爲饋韓詩作吉圭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讀如吉圭

為館之圭陸音曰舊讀為圭呂氏春秋飲食必調不稱靈明今从石本外無四垣堂陸頽落牛羊入室居
 潔高誘亦讀作圭此類非一今作佳由圭字訛也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萬下諸本有祈于邦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
 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謹字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
 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尙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

不復刻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閣杭皆無之○今按此

之字書

祭竇司業文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

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調去聲詔曰子虞汝為郎中乃令洛陽歲

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

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執非翁或作逾七八年執非翁公方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牟

第五人常三以辭雄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及牟為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牟庠相繼為澤州刺史

為之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受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雖穀音寇望君飛鴻四

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開杭苑及南唐本作事。半如夢云。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以重押中字之故。不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繼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報德。知公詩多不避也。

祭侯主簿文

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爲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流于溫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退。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慘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卽長慶三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退之諸子有名親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他處不見。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困或作悶。捨或作拾。皆非是。

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作人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或作葬。云葬。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竹林神文

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爲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於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

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惠天之人。不失其和。或無按此天字。當爲民字。以避諱。而用人字也。下。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或無按此天字。當爲民字。以避諱。而用人字也。下。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聞音問。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作神之。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尙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於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作將非是。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舉馬總白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南仲不法。總坐貶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馳跪跋躓。一作蹶。○馳魚列。顛而不踈。鳥禾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

殿交州。殿軍後也。抗節番禺。上音潘。下音愚。去其螟蠱。蠻越大蘇。或作騰。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

淮蔡。相臣是使。十二年十月。以宰相裴度爲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

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總留蔡州。為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為淮西。十月。以總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茫茫黍稷。昔實

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鷂。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許。澠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澠。舊屬淮西。故云。并

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戎。音運。郟。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

檢校刑部尚書為郟州刺史。天平節度。惟東有獬。獬。狂犬也。淮南子。獬狗不自。惟西有虺。虺。蝮也。顛覆朋

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

身其餘幾之語。或本非是。律。萃。中居。萃。音律。切。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躋。帝念厥功。還公於朝。陟於

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度彼四方。執樂可據。顧瞻衡鈞。鈞。衡。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

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或在門之語。或本非是。弔廬已萃。未燕於堂。已哭於次。昔我及公。實

同魚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載切。吏奠以鼓

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為武少儀。謂公嘗為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為司業。墓誌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在元和五年。一以為武儒衡。據李翱集。然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然題曰侍御。其文亦曰侍御。後說若近之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御史一作侍御。斂其遺服。櫛珥。盤。輓。于篋。擊。或作盤。方云。擊。小囊。擊。大帶也。○今按儀禮

巾。然則擊字通。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閣

擊字通。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閣

非也。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一環復不窮也。作旋極西之方有佛焉。其

土大樂。西下或無之字。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

既又逢月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無其體或無其字。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在悔字下。是真何益也。

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乎無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

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哲哲或作哲哲。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無字。

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斯字。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荆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荆墓。○荆溝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

文以為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苦。續或作績。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為。遂承宗正。日朝

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姑或作始。始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

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歆或作昭。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岷也。公之皇祖諱叔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岷。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身者。以殿中侍御史死于平涼之盟。其二人則無所考見。

岷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異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字。嗚呼。維我皇

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一作今日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束制。奔或作生非是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尙饗。尙上或有

祭鄭夫人文 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俯育之恩至矣公既爲之服期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榮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晁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或無

謹于二字。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大曆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蒙幼未知鞠我者兄。李邕

行狀云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一年。亂毀齒也周禮未亂者不爲奴注男八歲女七歲而亂劬勞閱閱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

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災及身。疹或作疹音戾劬勞閱閱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

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遠或作南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窮荒海隅天關百辛動來歸

年會卒于韶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旄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口或作日云從開統蜀本○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從口爲百口不知此亦通良賤而言闔門之衆耳未必實計百人也。避地江濱。志家于宣州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即復春秋霜露

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頌。頓或作純漢書陳平傳士之頌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

願嗜利無恥者願讀頓曰純

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賭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詔州之行受命於元兄子或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基今其敢忘天寶臨之真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遺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期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為後

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即是年為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會貴守韶州卒于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往上海或無吾字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三年董晉帥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祭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

官使取汝者始行者上或有使字吾又罷去封卒公西歸洛陽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

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屬上句非是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言而歿乎謂或作爲而下或有先字吾

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

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

搖都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蜀人史彥升云退之祭文視荒

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

者其能久存乎存或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在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

者天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邪三字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

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

者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

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作榮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得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

矣壽或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蒼下或無者字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

志氣或作氣志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

韓昌黎集 五 祭文 六十五

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

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南下或常常有之未

始以為憂也憂下或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

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

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曰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即

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有蓋字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爾一其然乎其不然乎或無其一然乎一語今吾使建中祭

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

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或無終葬二字嗚呼汝病吾

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懸上臨上或

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行或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

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

於人世矣常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

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韓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况於公為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於周氏二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俞爲開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年周况登第公以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尙饗

祭滂文

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待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尙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公之姪孫女其李千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袒以庶羞之奠祭於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瘡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尙饗

祭張給事文

微公之從子壻也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考名休嘗佐宣武軍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貢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

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蓋吏嗟

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長慶元年三月。以張弘靖為盧龍節

度使。徵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徵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徵為真御史。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臣始至。須強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徵還之。乃遷殿中。朱衣

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毀。闔府屠割。或作剝憤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刀或作刃弓矢穰穰。千萬

為徒。諛謹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

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徵長者不殺。置徵於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徵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

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於葬或作掩誄以贈之。莫知我

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掣女文 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掣年十二。死于南。南層峯驛。詳見墓誌及層峯驛詩。女掣公第四女。○掣。女加。女居。二反。掣。或从奴。古本祭文與曠銓皆作女。

掣。董彥遠曰。掣。字傳寫之誤。蓋古文如紛掣等字。無从奴者。公最好。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今按掣。祭通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於第

四小娘子。掣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或作亟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

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汝或作女。通用。撼頓險阻。

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於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殺梁傳。昭十九年。子既生。使汝

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卽冤我歸
自南乃臨哭汝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冤冤詩宛在水中央鄭注宛坐見貌
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無恐安以卽路以一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柔歸於
其丘萬古是保尙饗

卷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按今石刻首題云韓愈撰段季展書其後

李觀字元賓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其先隴西人也或無始來自江之東下或有食大年二十四

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書下或有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于或旣斂之三日

或無之字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友上有其字葬上或有鄉曰慶義原曰嵩原慶義或

蕭原或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人下或有昌黎字辭上或有其字

已庠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孰謂之

天謂之或已庠元賓才高乎常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已庠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已庠元賓諸

作爲其已庠元賓才高乎常世而行出乎古人出或作過已庠元賓竟何爲哉本無此再出

四字方从石本今亦从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學者皆未之見遂从其說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為刑部侍郎出刺

徐相州同或作童非是或無相字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

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談諧縱譎卓詭不羈卓詭或無此二字或作處世皆非是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

年君生四十七年矣以卒日考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

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

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司馬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

馬隴西公即晉也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字皆非是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菱茅或

蒹葭蒹葭也此兼水陸言之作茅自當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為字五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

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於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

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

斂計之乃得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或作以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

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德者下或有其終字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借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有而字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有可字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或無太原字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劉公嘉話拾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

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攝人之美者如鴛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鴛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喆兮無可喆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陟彼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凌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有繼下或太學生習毛

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然字非是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

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此從諸本梳本無爲太學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爲博士於太學故也若從今文則下太學字贅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者十九年則所歷官不應但一再遷而已當從諸

本為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在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乞選三字。或留或遷。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敢輒改。姑存之。以俟知者。

凡十九年。不離太學。之。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又不知公意果如何。今亦論而闕之。不敢定其去留也。

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

友直。明州鄞縣主簿。先生之祖。氏自施。父。施。父。桓。九年。見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謹為博士。施。漢書儒林傳。

宣帝時。延為太尉。年八月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本姓施氏。然子續。字公緒。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或。聞先生講論。如客

得歸。得或有卑讓。肫肫。中庸曰。肫肫其仁。鄭注。肫讀。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縣曰萬年。原曰神

禾。高四尺者。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先生墓邪。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年為國子博士時作。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多勝。至起居郎。貶官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為耶。誤矣。以道德文學伏

一世。伏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或無。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永泰中。會

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舊史載於。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臯

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墟言乃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愈。為四夔。非是。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臯

者侔。故云爾。夔。臯。後同。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

者侔。故云爾。夔。臯。後同。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

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仕或嘗爲顯官得名聲

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晨字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

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

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知上或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

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若干或作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

子無違德配上或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得母道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二十或作若干將合葬其

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

曰愈丈或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父下或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

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得下或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

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臯者侔大夫或且可以爲相

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擇或其進退不旣合

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

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君祖下二十四字或但言君祖某某官父某某官男三人暢申易

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土下或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緱氏下七字或作某其年月日或無此四元

和二年二月十日云。十下或四下或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房使君房武也。武陵施州而夫人卒。殯于江陵。公時為江陵法曹而作。繼於河南銘興元少尹房君墓。即武也。

夫人之先出於周。或無之字。○今按此篇之文平易明白宜有之字。以鄭為氏。因初侯。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為成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曾祖

諱隨祖諱玠。厥考諱絳咸垂休。歸於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

宮或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晁本作清邊郡王楊公神道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

盧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

幾二十。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燕奇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或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

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閒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

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二年或作二歲。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

兵拒之。為展所敗。遂陷揚潤昇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揚潤平。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大曆八年三月。

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為永平軍節度。滑毫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尚書右僕射。而此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

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城汴州。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

公復汴州。貞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與元元年十一月宋亳節度使劉洽大十二年與諸將執以

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繪綵有加。封下或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

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或右

作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或無五字。公結

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

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

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

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通王德宗之子。諱以貞元中領宣武及河東節。葬月或作

三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

以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八年冬。覲闕廷。信宿而終。此作九年。皆差也。夫人

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

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人女二人。或作男二。一下或有夫人同仁。均養

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或作丈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

已躋。旣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復或作稷唐世系表集古錄皆作復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

氣略敢諫諍為諫議大夫或無有字諫諍二字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歐

公歐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歐

為道州刺史按此文云虬為諫議大夫不云為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

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團練使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召公主書記二遷至侍御史

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遷或作選非是疾病改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

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頰之女音挺男三人環質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充或作彥世系

表作望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時寶應元年上時雨詩

代宗以為能將召入為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或無使字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或詔

作謂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為翰林下或有學士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

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孀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而有或作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

於野無遺資以為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為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為大家此銘以家叶離方言羅謂之羅羅謂之羅蓋古音通也○今按詩兔爰及楚詞多此類惟公之系德隆位

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子或作祖晉陽之色或作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

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石本有河東字或無然此後多从石本今亦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作字某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

常侍祖下十六字方云閣杭蜀本皆闕惟監本與石本同○今按方氏所校專據三本而謂今本皆不足

閣杭蜀苑粹不同者未必取今此數字乃三本所無而今有者若非偶有石本則必以為後人校增而不之信矣故知今本與

皆無所自也觀者詳之父曰播元暉三子據總攝據開元十九年並登第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

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據或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

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或無及擢第三字

鳳翔留後邢君牙為鳳翔尹鳳翔隴西觀察使至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笑下或

月九日大會射會下或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或無盡字能中

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指或作挾閣本無指一矢三字○今按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

座皆起隨之或無射三發連三中射字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

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為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

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卅七石本如此下二十一日亦君再娶初

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或無初娶以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或無產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

名。或無皆有名字然三字之義未詳而方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後我。已後我或作爲已後○今
氏亦不著石本之有無姑闕以俟知者也。其年閏二月廿一日。見上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試下七字或作某
殿中侍御史。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以君下二十八字或作銘曰。
御史官不遂。不下或有能字非是一歸讖於時。讖或作議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墮。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諸本無京兆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茂或作成○今以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後周驃騎將軍晉州總管

後世率相繼爲顯官。通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諡德崇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大

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或無北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

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保下或僕射娶裴氏臯女。或無僕臯爲給事中。爲上或有臯父宰相耀卿夫

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選上或有其字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校上或

非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

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固或作因父上或無賢字得上率所事所言皆從儀灑。言或年二十七以元

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紱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有或作於相我唐明歸逢其

良夫夫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好或作埋

卷二十五

碑誌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孟郊詩有甲盧殷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輝苔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虬蟬緣病肌擊臥歲時長漣漣但幽噫幽噫虎豹閒此

外相訪稀至親惟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巖書千古光輝蓋謂公以河南令爲虛作此誌也時元和五年云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月下或有五日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

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或無在紙二字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

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或抵或作投留守數以

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房式乞葬己又爲詩

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

鄭夫人墓中蓋下或有山字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女上或有子字學浮屠法不嫁

爲比丘尼云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君武也公嘗爲其夫人鄭氏作瘞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爲官族

官或作宦

稱世有人自太尉瑄

瑄字次律河南人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

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瑄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

年五月罷廣德元年卒贈太尉

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會祖諱玄靜尚書膳部

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

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融天后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瑄

祖諱肱爲

虢州司馬父諱巒

或作巒

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

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

其後爲齏屋令施州刺史丹陽齏屋施州吏民至今思之

○齏音輪屋音窠扶風縣名水曲曰齏山曲曰屋前漢行幸齏屋五柞宮娶滎陽鄭

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

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

士人或作人士初公之在施州夫人

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

公改葬服議殯於堂謂之殯

六年正

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

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

中丞或將行或作往

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

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子與吾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

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年或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李素也據史李素無傳於李錡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尹下或有隴西字或作陸渾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下或作八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考之史亦合伊闕或作陸渾考唐志鳴臯實在陸渾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公或作功非是以幣走

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於一少尹將以某月日葬月下或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

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公方作功○今按若从方本則此句無首而下句子又禮葬亦無所承其誤明甚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或無葬字

或無而銘諸三字或公諱素字某或作字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于其外氏育或

于下或以明經選主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號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遷尉京兆

鄠邑名古有鄠國○鄠音戶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倫上或無其字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

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貶或改詹事丞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選令萬年或無郎字選令

萬年或年公主奪驛田主下或有簿字云簿京兆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度支或侍郎介

侍或作特非是元和元年四月以兵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或無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

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使命公使崇文以崇或作與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

即其日事已疏奏事已或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如郎下或

作事以侍郎外稱其能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李某如郎下或有中字

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遷下或有刺字時以杜兼為蘇州刺史兼曰李錡且反李錡前反權將之戍諸

州者或無權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或無敢敵字或無敢字皆非是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

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

察刺史動靜及將反各令殺其刺史

以義端或作號非是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適敗縛或無公脫械還走州錡反素為志

于錡具桎梏釘于船舷未及京口十月潤賊急卒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急率一作竟平○今按州字

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素獲免天子使貴人持紫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南少尹行大尹

事六年三月以河南尹鄒士美為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為少呂氏子昉棄其妻著道士衣冠或無謝母曰

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閒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

賊減民賦錢歲五十萬贓或作臧古通用然不知此句當如何讀若臧字屬上句即下文減賦別為一事

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簡州刺史弘或作純祖乾秀

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氏下或有封西平郡公之配曰彭

城劉氏夫人公或作君氏夫人下或有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

子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或無其次曰道樞五字樞下或

次曰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臯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上下或有立字。立或作丘。或作山。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校理下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九或作七。下文七世為曾祖，則此當

乘王與並賜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石

為跋。故以拓跋為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為氏。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改為

元氏。夏謂中夏也。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

拓音託。跋蒲撥切。望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闕陵公石猛。後七世至行襲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

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君生七年喪其

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李翱嘗有薦洪狀。謂明經出身。曾任冀州糾。此黃字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

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或作方。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

御史。建字杓真。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為御史大夫。奏建為殿中侍御史。建舉洪自代。崔周禎為補關。禎或作楨。考周頌从示。○今按皆舉以讓。宣

歛池之使。虛坦。與浙東使。華交牒署君從事。有為字。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閒以幣先走廬下。有君字。故為

河陽得。得上或有所字。佐河陽軍。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表洪為府參謀。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

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

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願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

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以或作與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上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章公墓誌銘諸題唐故或有或無或有銘字或無銘字皆從舊本石本多用大唐字○章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公墓誌及杜牧所作遺愛碑

之為

公諱丹字某姓章氏字某或作文明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郛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為大司

郛音郎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瑛字玄理唐太

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或無太師愛之四字舉明經第選授峽州

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峽或作硤考地理志當作硤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登下或有明五經三字或無登字歷校書郎咸陽

尉佐邠寧軍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獻甫表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

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河陽下或有軍字或無未行二字少上或有適字新羅國君死

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

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或作賞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

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或無以為賢三字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

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或無置字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

軍司馬軍上或無行字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審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

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或無詔字八月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

朝廷可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園閒守方盡力不可易將

徵還入議蜀事徵上或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

與梓州緩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是月以丹爲晉慈自扶風縣男進封武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邑字無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

上以爲忠或無上以爲忠四字疑或公自以前有上以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

河東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爲河中晉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

洪江饒慶吉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

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貧不能者畀之財畀或作裨

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

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或無東西七里

人去溲污氣益蘇污或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馬或作焉不或作爲死或

廐馬息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老上或

不死

字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

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其大下九字。閣杭李謝本作其大不可略。如是。或作其大略如是。皆非是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

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法下或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

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

答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剩或自校書郎至

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或在不易下。卑下或無一字。聚清

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支或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實。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

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恆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或無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或無女若干人。杜牧作遺愛碑

云。有子三人。實。宙。岫。宙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

陵原。或無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宗禮即呂恭字與其子實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

不朽矣。字殊不知嘉祐。杭本已如此。大抵方未嘗見嘉祐本也。一本云。我公宜得銘。得銘不朽矣。實來請

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即顏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或作

謙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

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府下或有職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

十七殯河南河陰南下或有縣字縣或在河陰下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瓊為堯之金鄉令之或作州先君歿而十三年夫

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或歿下無而字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

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汝之臨汝之汝原葬下或有於字臨汝下或有縣字汝

原上或有臨字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

銘以圖長存或作圖久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今按此與後篇張圓志文體特為橫逸與諸篇不同亦其文之變也但此篇中稱吾者皆述虛語而最後一吾

字乃韓自吾似少分別耳弘農諱懷仁沂諱璈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沂下或有州字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李肇國史補云張圓佐韓弘舊史弘初秉節事無小大委之後乃奏

然此誌言遇盜死塗中亦未曾略及貶謫之意則國史補未必可信也葬以元和五年二月庚午據長曆二月無庚午若曰庚午則正月晦也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劉下或有氏字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

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或無夫子字非是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逢或作遇將以日月葬妾

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泚或作名敢以其稚子泚見先生將賜之銘泚下或有兒字或無將字是其死不為辱而名

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胤下或有若字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

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或無人字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

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弔下或有卽字，今按既辭而遂敘其事，蓋一辭而許，所謂禮辭者也。

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日或作庚午，考唐曆二月無庚午，葬下或有于字。

妻彭城人，世有衣冠，或無有字。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漢有陳蕃，故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鬬伯比，伯比生子良，子良生越

椒，字伯勞，以罪誅其子黃，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為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延嗣父襲，襲高

尚書中書舍人，大父含液，延嗣二子，含澤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楊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

夫人，舉進士第。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貞元十一年八月，以路寔為江西觀後辟不肯留，

後使李巽，辟蕃，蕃辭，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為非，年四十

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以曆推之，丙寅為其月十九日。葬君於洛陽平陰

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

人皆幼遺資無十金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鎰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無田無宮以爲
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宮或作家爲依或無爲字樊汝霖云按世系表苗襲義生延嗣延嗣生含液含
二年憚大和五年恪八年台符大中八年廷義乾符三年皆相踵登第然有可疑者世系表以憚恪爲
蕃之孫誌謂蕃卒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途有孫登第耶然則世
系表蕃之下所謂蕃者誤矣疑憚恪即蕃之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特其小
字云爾其後遂名惜憚恪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爲善者可無忘矣天將以

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